

## 【大家背影】

□常芳

五年前,我到地处沂蒙山区腹地的沂南县定点深入生活,准备以台儿庄大战之前发生的临沂阻击战为背景,创作一部反映山东“全民抗战”的长篇小说《第五战区》。在深入生活的几个月里,当地宣传部门的朋友陪同我,几乎跑遍了全县的每一个乡镇,寻访那些健在的参加过抗战的老人。巴金先生与沂蒙山区的渊源,就是在这个时候得悉的。

沂南县有山东的“小延安”之称,是沂蒙抗日根据地的中心。这里是诸葛亮的家乡,有温泉,盛产黄金,但更是中国革命的红色堡垒,尤其在抗日战争时期,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与贡献。其中,当地老作家高禄堂的祖辈,从辛亥革命时期,就开始了变卖田地,投身革命。抗战全面爆发,日本人从青岛和济南长驱直入,进入沂蒙山区后,他的父亲和兄长,亦都投入到抗日的烽火之中。

高禄堂老师住在离县政府不远的一个还未改造的村子里,到他家里采访时,他讲完他父亲高师永在抗战中经历的事情,话头一转,突然说,“巴金先生60多年前也来过沂南,当时就是我父亲负责接待的。”

我听了一愣,有点不大相信,问他,“您说的是,作家巴金吗?”“是,就是他。写《家》的巴金。”他肯定地回答,接着说,他父亲当时任沂水专署行政秘书,巴金一行到达沂南后,全程的活动安排,都是他父亲在负责。然后还回忆说,他父亲很清楚地告诉他,巴金先生来的时候,是穿了件棕色外套。

我想仔细了解点巴金先生当年在沂南的情况,可惜高禄堂老师的父亲高师永早已去世多年,已经无从查问。于是我问他,当时见过巴金先生的人,现在还有健在的吗?他想了一会,说他知道的人,只有一位名字叫周克的中学老师,他是后来的沂南县第一中学教导主任,曾经是老诗人苗得雨的妹妹的老师,但是不是还健在,他就不知道了。另外,他所知道的巴金先生在沂南期间的事情,也就限于上面他父亲那些简单的讲述,具体的日期和其他细节,就不清楚了。

之前我到上海去,到过巴金先生工作过的上海作家协会那幢漂亮的洋楼,但没想到,他曾经也到过位于沂蒙山区的沂南县。所以,对于高禄堂老师讲的,巴金先生来沂南这件事情,我心里既感到激动,多少又有点存疑。回到住处,立即翻阅县委宣传部刚给我找来的《沂南县志》,果然在1951年的大事记里,得到了确认:7—8月,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巴金率团一行7人来沂南慰问,重点考察了东平区单家庄的农民业余教育,向该村党、团支部授奖。并向县人民政府提出兴建沂南中学的建议。

后来又查看上海作协周立民先生编著的《巴金年谱》,再次印证了此事。他在《巴金年谱》中记录道,“1951年7月25日,48岁的巴金参加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华东分团,任副团长。在一个多月里,访问了济南、沂南、镇江、扬州、盐城、兴化等城镇,八月底结束。同行的还有靳以、方令孺等。”这也是巴金先生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到沂蒙山区来。

## 【岁月留痕】

□和黎明

父亲于2016年3月23日永远离开了我们,享年90岁。3月26日安葬在老家金乡县兴隆镇和楼下村祖坟中,叶落归根,入土为安。父亲一生平凡,和顺散淡,与酒特别有缘。

1927年,爷爷中年得子。爷爷读过私塾,在大户人家当账房先生,十里八村颇具声望,只是在同族兄弟中后辈男丁不旺。小康之家,弄璋之喜,自是喜大普奔。忙碌后常欣然喜酌几杯,酒酣耳热之际,醉看襟中娇子,情不自禁用筷头蘸杯中之酒轻敷在幼子嫩唇之间,看着娇子幼稚苦涩的表情,爷爷也是喜醉了!父亲的酒龄自此始算。

抗战时期,共产党地下武装力量在我老家微山湖西部由微而著,史称湖西支队。父亲的同族兄弟早年参加抗日救国活动,兄弟相聚推杯换盏中,或慷慨激昂,或循循引导,知书达礼的父亲深受感染。1944年,作为家中未满十八岁的独子,父亲参加了抗日队伍,家里的房屋被鬼子汉奸一把火焚烧。

新中国成立后,父亲曾在金乡、鱼台间多个区政府任职,历任干事、秘书、共青团书记,有文化,有资历,有愿景。但此时父亲酒瘾大发,酒量日增,每每因酒误事,至此父亲酒量与职务升迁遂成倒挂。

1955年,父亲到金乡胡集供销社任职,在此

## 巴金先生在沂蒙



我在沂南的深入生活采访,全程都是由县协作高军老师陪同。有一天我们外出采访,路上我和他讲到巴金先生来沂南的事情,问他还能不能找到当年陪同或是见到巴金先生的人,去采访一下。他说恐怕很困难了,此前他也就此事做过很多努力,但一直没有找到线索。我又问他,“还能找到些比较详实的资料吗?”“年岁太久,加上经历‘文革’,不好找了。”他说,“我到县档案馆里找过很多次,都没有找到任何线索。”接着我又问他,能不能到单家庄去一趟,找一下当年那些被授奖的人,或是见证人,看看还有没有人记得这件事。他说他去找过,但时间长了,没有找到记得这件事的人。

关于巴金先生访问老根据地的记载,我又在黄裳先生回忆巴金的文章中找到一些详细的记载,尤其记录了他们到济南的一桩趣事——解放初期巴金参加了老根据地访问团,我是随团的记者。在一个多月中间,走过济南、沂南、镇江、扬州、盐城、兴化……许多城镇;工作之余,也抽空到过一些地方,不过这大抵并非名区、胜景,说来可笑,只不过是找个什么地方去喝茶、吃东西而已。

在济南,一天中午,我们走到一个地方去吃午饭。这家饭馆很别致,大约也颇有名,可惜记不起它的名字了。这是一个大园子,外面有围墙,十分破败了,进门以后就远远看到一个很大的水塘,塘侧是一座水阁,看起来是上百年的建筑物了,也许还不止。水阁楼上临窗有十多张桌子,空落落的只有我们两个顾客。坐下来就正好望着那个水塘,倒是十分出色的。济南著名的鲤鱼就养在塘里。这里的名菜就是什么鲤鱼。这实在是一个出色的饭馆,比起杭州的楼外楼,要好得远。(作者注:这个水塘应该就是五龙潭一侧的江家池,什么鲤鱼应该就是济南名吃糖醋鲤鱼,水阁楼就是汇泉楼了。)

1933年5月,30岁的巴金出版了自传体长篇小说《家》,号召青年反抗封建专制,投入社会革命的洪流。可以说,当年奔赴延安的进步青年,许多人正是因为读了巴金的作品,才走向革命道路的。他的小说表现了青年一代在“五四”新思潮影响下的觉醒和对封建势力的不妥协

斗争,满怀激情地歌颂了他们叛逆封建家庭、封建制度的革命行动。文学作品在那个年代对社会的影响力是难以想象的,许多青年读了《家》之后,毅然走出封建家庭的桎梏,走上革命道路,从某种角度讲,这是文学的荣耀。

全面抗战爆发后,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把全国划为九个战区,黄河以南、长江以北的鲁苏皖广大地区划为“第五战区”,著名的临沂阻击战、台儿庄大战、徐州会战都发生在这个战区。此时的巴金,也已经投入到抗战的洪流中,1937年8月8日,巴金发表《只有抗战这一条路》。后来辗转于上海、广州、桂林、重庆,主编《呐喊》周刊(后改名《烽火》),担任历届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理事。除了出版了长篇小说《春》和《秋》,完成“激流三部曲”外,1940年至1945年还写作了“抗战三部曲”《火》。临沂阻击战期间,1938年3月,巴金与靳以一起经香港到广州。5月1日,经全力筹措,《烽火》改为旬刊,在广州复刊,巴金亲自担任编辑。

是沂蒙山区艰苦卓绝、慷慨激昂的“全民抗战”斗争吸引了巴金先生的注意,抑或是那首在战争年代传唱的《打黄沙会》《沂蒙山小调》的前身的优美旋律感染了巴金先生。这些,也许都促成了巴金先生的这次老根据地之行。1951年的新中国百废待兴,到处被一种国家建设的激情所鼓舞。巴金先生所到的沂南县,作为革命老区,老根据地,应该更不会例外。沂南县位于沂河中游,蒙山东麓,地处沂蒙山区中心,原属于沂水县第十区,1938年第一次出现成立南沂蒙县的说法,1939年10月,根据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决定,始建南沂蒙县委,1940年3月改称中共沂南县委。

巴金在沂南慰问的时间很短,但其中一件事情,却对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,意义深远,那就是他给当地政府建议创办沂南中学。巴金离开沂南县十个月后,1952年11月,沂南县中学成立,校址在汶河东岸的南寨村,后来几经周折,改为现在的沂南县第一中学,校址在县城里的文化路上。我在沂南县深入生活那段时间,住在与文化路交叉的花山路上,进出沂南,经常会经过这所学校门口。而每次经过那里,看到校园里孩子们的身影,听到传来的朗朗读书声,心中总是会想到巴金先生。

1977年我参加高考,1978年初接录取通知书后,把下乡知青点分的粮食卖得出款42元。两位村民帮我拉车卖粮,父亲备酒菜招待。几杯下肚,父亲笑颜可掬,盛情劝酒:满上,干!我第一次领略酒力温暖,真想用自己的钱给父亲买两瓶好酒奉孝,踌躇半天还是作罢了。好在我入学后大众日报社将我发表文章的十元稿酬邮寄到家里,够几瓶好酒钱了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,父亲离休,工资待遇逐年提高。子女都成家立业,家里好酒不断。组织部门查父亲档案,发现工龄自1946年始算,嘱父亲找老战友写证明即可纠正为1944年。父亲默然。数年后家人询问其详,父亲淡淡:老战友死亡过半,我有酒喝,吃好饭,行了,不改!我有时在酒厂用塑料桶灌高度酒头,在家倒入杯中还未入口,就获父亲一个赞:好酒!然后畅饮。

耄耋之年,父亲酒量渐少。晨起一杯,抬手一气而下,然后来了精气神去遛弯。节假日儿女归来或亲朋看望,每到饭前,父亲指挥着摆满酒杯,淳朴笑脸上溢满幸福。伸出手对酒杯指指点点,嘴里呢喃着:满上,满上!看着别人喝,也解自己的酒瘾!

缘酒追忆父亲,唏嘘感叹,不禁潸然泪下。老爸,您在天堂拿起杯,儿女为您满上,满上……

扫描二维码

关注壹点文学

扫描二维码,可以查看青未了文学网、青未了文学“壹点号”的投稿方式,查看优秀专栏作者的往期作品,还可以参与作品品评和写作交流。



【含英咀华】

落花  
也美丽

□凯文

一夜的雨,淅淅沥沥,时断时续。雨撩起夜的思绪,难以入梦,阵阵甘霖,丝丝入心弦。

晨起,空气中蒙了一层薄薄的纱,飘忽如梦。

泡一壶酸枣叶茶,加上几粒茉莉花。抬眼欣赏院中景色,凭空增添了几分伤感。邻居院里的一大丛芍药花花瓣落了一地,湿漉漉的地面衬着粉红的花,让人有秋的感觉,不觉想到那句:落花人独立,微雨燕双飞。再看看自家的红芍药,大朵含苞待放,可也让雨淋湿了头,压弯了腰。

芍药花,有时也被称作没骨花。“果见湘云卧于山石僻处一个石凳子上,业经香梦沉酣,四面芍药花飞了一身,满头脸衣襟上皆是红香散乱,手中的扇子在地下,也半被落花埋了,一群蜂蝶闹嚷嚷围着她,又用鲛帕包了一包芍药花瓣枕着……”由这一幅“湘云醉卧芍药圃”,你也可联想到《红楼梦》中史湘云的种种趣事和爽朗。有人给芍药花下了一个评语:依依惜别,难舍难分。可是,一场春雨,却把这分情感浇灭。一地的花瓣,不得不对她的没骨气慨叹。

牡丹为花王,芍药为花相。芍药花大且美,有芳香,花瓣白、粉、红、紫或红色。它开花较迟,故又称“殿春”。我的理解为

“迟到的春”或者“第二春”。比起牡丹,总是延后一些开放。若不,不会称之为“老二”。古代男女交往,若以芍药相赠,表达结情之约或惜别之情,故又称“将离草”。看看,是不是有些无奈和伤感。

不过,我对她可情有独钟。“看不厌”是我的感受之一。这说明,花无论贵贱,只要开得长久,就都是春天里的故事。

闲宁的感觉,竟是这般丰满!

轻轻推开门,走下楼台,进入自家小院。虽说微冷乍寒,阴阴的天却也不失明朗。脚下何轻盈,细细的脚步声,听着也觉柔和!有些心满意足起来。

风在耳际飞。飞的是风,而宁和的是心!只觉得今晨美,有淡淡喜欢!

## 缘酒思父

窝了三十年,直到离休。供销社工作为喝酒提供了便利,加之经常被安排下村驻队。胡集周边几十个村都留下了父亲的足迹,自然酒友遍布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我结婚摆酒宴,父亲三教九流的酒友狼藉中醉倒一片。父亲喝酒任性自然,不讲究菜肴,一块腐干,两片咸菜,三只辣椒,几粒花生,足矣。

“文革”十年,父亲情绪低落,艰世无奈,顽劣自得。不入帮派,不文攻武卫,不陷害官民,漠然工作,闷酒消遥。物质匮乏,白酒短缺,父亲及铁杆酒友以酒精兑水稀释饮用,以肝肠火辣代价解酒瘾。父亲为人和善,又是老资格好人缘,十里八村的好友及老家的亲朋时来求购紧缺物资,父亲尽力解难,且酒菜招待。“文革”后第一次为百分之三十干部职工涨工资,单位全员投票,结果“和酒晕子”获票几满。每月又多了几壶酒钱!

父亲酒后的醉形蛮态,乱言骂语给家人带来烦恼,我们怜其酒瘾,怨其醉蛮,想尽办法给他戒酒,但屡试不成。有一年家人得一绝顶秘方:用高度酒浸泡新出生的一窝光腚小老鼠,五天后喝,饮用此酒后绝不再沾酒,好多醉汉均被光腚鼠拿下,再饮即呕。可父亲喝此酒一切淡然,数饮不厌,襁褓中惯养的嗜好之瘾,渗透了大小神经,岂是几只小耗子功力所及。戒?难!

1977年我参加高考,1978年初接录取通知书后,把下乡知青点分的粮食卖得出款42元。两位村民帮我拉车卖粮,父亲备酒菜招待。几杯下肚,父亲笑颜可掬,盛情劝酒:满上,干!我第一次领略酒力温暖,真想用自己的钱给父亲买两瓶好酒奉孝,踌躇半天还是作罢了。好在我入学后大众日报社将我发表文章的十元稿酬邮寄到家里,够几瓶好酒钱了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,父亲离休,工资待遇逐年提高。子女都成家立业,家里好酒不断。组织部门查父亲档案,发现工龄自1946年始算,嘱父亲找老战友写证明即可纠正为1944年。父亲默然。数年后家人询问其详,父亲淡淡:老战友死亡过半,我有酒喝,吃好饭,行了,不改!我有时在酒厂用塑料桶灌高度酒头,在家倒入杯中还未入口,就获父亲一个赞:好酒!然后畅饮。

耄耋之年,父亲酒量渐少。晨起一杯,抬手一气而下,然后来了精气神去遛弯。节假日儿女归来或亲朋看望,每到饭前,父亲指挥着摆满酒杯,淳朴笑脸上溢满幸福。伸出手对酒杯指指点点,嘴里呢喃着:满上,满上!

缘酒追忆父亲,唏嘘感叹,不禁潸然泪下。老爸,您在天堂拿起杯,儿女为您满上,满上……